

Claudie Gallay

L'Amour est une île

爱 是一座岛

〔法〕克洛蒂·嘉雷 著

王大智 译



爱 是一座岛

〔法〕克洛蒂·嘉蕾 著

王大智 译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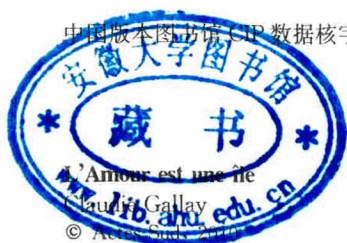
爱是一座岛/(法)嘉蕾著;王大智译.

—上海:上海文艺出版社.2014

ISBN 978-7-5321-5449-4

I. ①爱… II. ①嘉…②王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法国-现代 IV. ①I565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194856号



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9-2014-516 号

责任编辑:夏 宁

特约策划:何家炜

装帧设计:李 佳

爱是一座岛

[法]克洛蒂·嘉蕾 著

王大智 译

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绍兴路74号

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德州新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印刷

开本 889×1194 1/32 印张 9.75 字数 160千字

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1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1-5449-4/I·4341 定价:32.00元

他们不知其不可为，故为之。

——马克·吐温

奥东·施纳德走出驳船，夜依然深沉，河水静谧地流淌。他手中端着一只碗。这是今天的第一碗咖啡，滚烫的黑咖啡。感觉有些头痛，奥东将两片阿司匹林滑入碗中。

天气闷热难耐。

河面漂浮着树枝，与黄黑色的河水搅在一起。那树枝多半是在北岸被风吹断、卷入水中、顺流漂到此处的。

酷热中树木都要干枯了，水生植物亦不例外。

驳船的甲板上弥漫着清漆的味道。只见一个油漆罐、几块抹布、一个盛着若干红色油漆刷的盒子散落其上。清漆的味道熏得奥东愈发头痛。

一边喝着咖啡，一边注视着流淌的河水。岛上某处，一条狗在吠叫。

驳船的舱门上嵌着一扇带铁丝网的小窗，透出昏黄的光晕。当年玛蒂尔德离开时，他曾暗暗发誓，要让那灯亮着、始终亮着，直到她回来的那一刻。

五年过去了。灯泡烧坏了一个又一个。他又换上了一个又一个。

如今，她回来了，就在这城市的某处。她回来参加戏剧节。几周以来，传闻四起：拉若嘉尔回家乡啦！她要在牛头怪兽剧院出演《廊桥遗梦》……

报纸上满是她的消息。

街头巷尾，大家都在议论：据说她住在米朗德，城中最豪华的一家酒店；听说她改了名字，现在叫拉若嘉尔。

奥东喝罢咖啡，手捧咖啡碗，双肘靠在舷墙上。

天亮了。

癞蛤蟆大马克卧在堤坝的坡面上。

一辆火车呼啸而过。

奥东从烟盒里抽出最后一支香烟，咬掉过滤嘴，揉皱烟盒，扔进河中。

他朝河里撒了一泡尿。

一条鱼紧贴水面游动。一条六须鲶鱼卡在驳船与河岸之间的树枝中，奄奄一息。今夏，万物皆干渴，大地、天空乃至河流。

奥东放下碗，捞起六须鲶鱼，投入流水中。

2

八点刚过，杰夫就来了。他将电动自行车靠在柳树上，然后跨过围栏。

一簇簇荨麻、一丛丛青草在舷梯脚下生了根。一株栽种多年的天竺葵立在花盆中，茎秆多节、干枯。

杰夫登上驳船。

他摘下鸭舌帽。汗水浸湿了头发。

杰夫把报纸扔到桌子上，刚好落在咖啡碗和烟灰缸之间。他总是这样洒脱地随手一扔。紧接着，帽子便会跟随而至。

他以前是监狱的食堂管理员。监狱关门后，他只剩下钥匙，一整串钥匙。两年来，他擅自作主住在监狱的一间单人牢房里。从那里可以看到教皇宫^①的后身。他领取政府救济金，也做一些诸如看管驳船、帮助

^① 教皇宫，欧洲最大、最重要的中世纪哥特式建筑，坐落在阿维尼翁的罗纳河畔。该建筑始建于一三三四年，先后有七位教皇在此居住。

奥东料理剧场之类的零活。

杰夫从口袋里拿出一株四叶草。

“这是我在岸上发现的。好兆头啊！”他边说边向奥东展示那四片叶子。

奥东翻开报纸，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。

“嗯，好兆头，想得美……”

报纸的头版赫然呈现醒目的大标题：“阿维尼翁：休克中！”

为期一周的罢工结束后，戏剧节组委会做出决定：取消一切官方剧团的演出。各大报纸纷纷报道此消息。

不满情绪已潜滋暗长多年，此次爆发实属意料之中。

奥东有些不安。昨夜亦如此。他所在的剧团考虑到同行之间业已达成休戚与共之共识，没有组织演出。

奥东双手抚摸面庞。皮肤干燥。抑或是手掌粗糙干燥吧。

他注视着河水。金色的阳光洒在水面上，波光粼粼。

杰夫理好四叶草，放在一旁。

他从篮子里拿出一只苹果，倚着舷墙吃起来。他先用牙齿啃掉苹果皮，然后再向果肉发起进攻，最后连苹果核也一并吞下去。他总是这样吃苹果，连苹果籽都不放过。据说，苹果籽里含有砒霜的成分。这家伙除了苹果梗不吃外，一切都吃得干干净净。

“听说今年夏天会很难熬。”他说，“潮湿、多雨。”

他细数着应该在秋天到来之前完成的事情：清洗甲板，排空驳船发动机组里的机油，修理折叠桌子，还要清理枯枝，扔掉散落各处的空油漆罐。

杰夫受雇做清洁、喷漆工作，以免驳船变得脏乱不堪。

结果却是，他没能胜任此项工作。

几把大扶手椅、一个长沙发、一个理发用转椅，还有一个挤在中间

的矮桌堆满了整个甲板。驳船上覆盖着芦苇披檐，用以遮挡阳光。

甲板上摆着一架钢琴。杰夫的手指在琴键上划过，带走一手灰尘和花粉。琴键上留下手指的痕迹，手上的汗水也因此被吸干。

奥东翻看着报纸，拉若嘉尔的照片呈现在演出版面。那是在一家酒店的大厅里拍摄的，她身着晚礼服，秀发浓密，眼神忧郁。嘴角泛起的微笑透着些许骄傲。

“她回来了……”杰夫把头凑到奥东的肩膀旁说道。

“与你无关。”

杰夫挺直身子。

“我不希望她回来。”

“轮不到你操心。”

杰夫向后退了一步。

“那好吧，我离报纸远点。”

“这就对了，离远点！”

奥东合上报纸。

“你应该去拔荨麻，我们眼看就被困在里面出不去了。”

“我会拔的。”

“杰夫，这话你已经说了整整两周了……起初油漆甲板时，你也这么说，可是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工啊。”

“我浇花了。”

“你确实浇花了，但是荨麻也得拔啊。大马克先生不喜欢荨麻的气味。”

“往往，我们起初并不喜欢某种东西，但是，到后来却难舍难分了。”杰夫说。

奥东一巴掌拍到桌子上，五根手指大大张开着。

杰夫沉默不语。

植物的叶子在酷暑中枯萎，变黄，死去。一扇舷窗下，常春藤只余下一条藤蔓。

杰夫把喷水壶装满水。

钢琴上方的一块木板上摆放着成排的植物。透明玻璃罐里栽种着花朵，根系清晰可见。这些花是杰夫种的。花盆不够时，他就用钉子在罐头盒上扎一些小孔，权当花盆之用。里面的黏土是他从岛上的某一处秘密地点挖来的。

杰夫种植的花花草草都生了根，发了芽。

他说：“即使我栽下一棵死掉的植物，它也能起死回生。”

奥东在想玛蒂尔德。以前，为了端详身旁熟睡的玛蒂尔德，他常常阻止自己进入梦乡。宽厚性感的嘴唇，被单下赤裸的胴体，他深情地注视着她身体的每一个轮廓，一遍又一遍。他爱她的一切：柔软的小腹、她的体香、她的微笑、她的欲望，还有她的声音。每次离开前，她都会问：“你会偶尔想念我吗？”他沉默不语，只是把嘴唇埋在她的秀发里，深情地亲吻。

杰夫浇灌着摆放在钢琴上方的植物。他说起去年的戏剧节。

“那个帮我们做舞台布景的小伙子是哪里人来着？就是操着奇怪口音的那个人。”

“密歇根人。”

杰夫其实知道答案，只是他喜欢听“密歇根”这个词的发音。

“对，是密歇根人，他会弹班卓琴。”

他一边浇花一边自言自语。

奥东一个猛子扎进水里，癞蛤蟆大马克也紧随其后跃入水中。几年

来，每逢天气晴朗，他们便会如此，这早已成了一种习惯。他们沿着河岸，人蛙共游。游出几米后，大马克爬到奥东的肩膀上，冰冷的身体紧贴着奥东的颈背。随后，奥东径直俯冲入河。这样做很危险。当他感到大腿两侧激流涌动时，便从急流中挣脱出来，回返岸边。

“激流是杀手。”杰夫见奥东游上岸，说道。

“我水性很棒的。”

杰夫耸耸肩膀。

“有一天，河水会留住你，或者要了大马克的命。”

奥东沉默不语。他从两棵树之间事先拉好的绳子上取下毛巾，擦干身子。驳船停靠在岸边最自然、最原始的地方，恰好位于一排悬铃木的浓荫之下。几年来，这河流就像一条纽带，连接着他与城市。他无法像其他人那样完全生活在陆地上，但是没有这些人他又无法生存。

冬天，河面上笼罩着一层薄雾。透过雾霭，阿维尼翁的城墙若隐若现。

奥东喝下今天的第二杯咖啡。

杰夫打开收音机，收听“法国公共电台”。此时正值假期，节目安排有些混乱。天气预报说天气将会持续炎热，短时间内无望降雨。

据新闻快讯播报，戏剧节取消了。奥东非常气愤。其实，并非戏剧节的所有活动都取消了，只是官方剧团不再演出罢了。

他更换波段。各电台播报的都是同一则新闻。“法国文化”频道里，阿里亚娜·姆努什金^①导演正在抗议，要求享有合法演出权。巴塔巴斯^②

① 阿里亚娜·姆努什金，一九三九年出生，法国知名舞台剧导演，一九六四年创立法国著名阳光剧团。

② 巴塔巴斯，一九五七年出生，法国艺术家，充满对表演艺术的热忱，是个活在现实与奇幻世界的梦想家、马术专家。除了忙于剧坊的巡回表演外，他还曾执导过两部电影。

导演宣布废除自杀性的决定，拒绝强加给他的罢工行动。

奥东喝完咖啡。迎接他的注定是紧张的一天。

接下来的日日夜夜概莫如此。

驳船上方，天空湛蓝。令人窒息的暑热大概会持续到本周末，也许整个七月。

4

奥东站在悬铃木下，一个女孩子走进他的视线。

在举办戏剧节的几周时间里，他把驳船停靠在成排的悬铃木下。那些渴望冒险却没有栖身之所的男孩们最终睡在了大街上。

她可以算是一个姑娘吧，二十岁左右，头发极短，身穿一条与其瘦小腰身极不相称的肥大裤子。

奥东举碗向她示意。

女孩点点头。

他回到舱内，出来时手里已经多了一只马克杯。他走下舷梯。

女孩身着条纹T恤衫，粗布裤子，脚蹬一双沾满尘土的运动鞋，没穿袜子。她的嘴唇上镶着一枚唇环，眉间嵌着一个眉钉，一只耳廓边缘顺序戴着三只圆环。

堤坝坡面上横放着一个双肩背包，上面放着一架相机。

“咖啡真浓。”她喝了一大口，说道。

女孩嗓音低沉，夹杂着哮喘声，勉强能听清楚。

“你从很远的地方来？”他问道。

“从北方来。”

“北方，范围很大……”

“凡尔赛，森林。”

他微笑着，北方可并不只是凡尔赛和森林那么简单。

她说她是搭顺风车来的，一对夫妇沿着高速公路把她带到了这里的河谷地带。

她喝完咖啡，双手紧握着马克杯。

河岸上，一只金龟子滚动着沙球，几只乌鸦正在土里抓挠着觅食。

“是那边吗？”她指着城市方向问道。

“没错，就在那边，城墙里面。”

她对河流不甚了解。此河宽阔，相当有威慑力。

“你饿不饿？”他问道。

奥东转身回到驳船上，把能找到的食物，例如无花果、黄油、面包等统统放进一个盘子里。走出驳船时，他发现那女孩已经离开，杯子放在堤坝的陡坡上。马克杯乳白色的内壁上挂着咖啡留下的深色沉淀物。

5

女孩从梧勒门入城。穿过城墙。来到克里永广场。铁栏杆上到处张贴、悬挂着海报，墙上、纸板上也比比皆是。刚才路过的阿维尼翁桥也不例外。

她抬起头，环顾四周。

天气干燥。

阳光刺眼。

女孩漫无目的地走进犹如舞台布景的大街上。约瑟夫—维尔奈大街，圣阿格里高勒大街。海报无处不在，戴礼帽的男人、踩钢丝的舞女、爱神丘比特的红心……简直铺天盖地。

有的海报被人用油漆划上了黑叉。

面包房已经开门营业，里面飘出面包的香味，羊角面包的味道。

来到钟楼广场，走过大大小小的咖啡馆以及被沉重铁链锁住的桌椅。

女孩有些口渴。刚才喝下的咖啡在嘴里仍留存一丝苦涩。她找寻饮水龙头。未果。于是，她伸出手摸摸舌头。

紧接着，她就发现了哥哥的第一张海报，挂在一扇栅栏门上。稍远处还有一张。

她走到近前。心跳加速。

海报贴在纸板上。

《红夜》，编剧：保尔·赛利埃斯；导演：奥东·施纳德；地点：疯狗剧院。

正是为了看这场演出，她才穿越整个法国长途跋涉来到这里。哥哥的名字。听他写出的台词。她拍了一张照片，接着又拍了第二张，拍保尔的名字。她寻找着其他海报，仅在这大广场上就找到了十几张。

她对城中的任何事情都不感兴趣，唯独钟情于此。

不知不觉中，她来到了教皇宫前面的广场上。广场开阔，宫墙高大。阳光照耀着塔楼。塔楼顶端的镀金圣母像俯瞰着全城。

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小城里，这可算得上是一个大广场了。

她继续朝前走。

罢工者躺在教皇宫前的台阶上。约有二十多人。躯体支离破碎，臂膀、脖颈散落各处。看上去好似刚刚执行过枪决的刑场。这些人的身后扯着一道印有红色文字的横幅，赫然写着“我们是死人”。

6

奥东穿过城墙，走进城中。天秤街区，街巷狭窄。有些剧团已经撤离。他遇到一些徘徊街头、茫然若失的戏剧节的游人。教皇宫前的广场

上，参与罢工的阶段性演艺人员正在向人们解释罢演的原因。而另外一些人则在解释他们演出的原因。好一番混乱景象！

奥东在戏剧节海报前驻足。只见一艘生锈的船体前画着三个活扳手。这是一种预兆。

他穿过一个个公园，终于来到金剪刀大街。

他的剧院——疯狗剧院，是阿维尼翁一座最古老的剧院，坐落在老城区中央的圣皮埃尔广场上。十五年前，奥东买下了它。彼时，剧院已遭弃用，残破不堪。据说里面住着一只疯狗，死活不肯出来。附近的居民总是把食物放到饭盒里。那狗皮毛浓密，嘴巴很长。在一个暴风雨之夜，疯狗因惊恐过度而死去。奥东把它埋葬在一个陡坡上。后来，那里长出了一株柳树。

神甫站在教堂门廊下。两个男人真诚地握手。大家称呼他若望神甫，但其实他的真名叫儒埃尔。他母亲当年大概没有想到儿子日后会成为神甫吧。

“今晚能演出吗？”他问道。

奥东也不清楚，但是他希望恢复演出。毕竟，某些罢演的民间剧团的演出只是戏剧节的一部分。

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请柬。

“这是我的年献金。如果您能来看茱莉演出，她会很高兴的。”

神甫点点头。

“我一定去。”神甫答道。

神甫认为茱莉日后定能成为演艺巨星。奥东却不以为然。他知道女儿无比热爱生活，从不烦恼，对她来说，似乎没有任何事情能让她感到失望。

“以撒热爱上帝，甚至不惜牺牲儿子的性命。”奥东说。

“怎么扯到这里来了？”

“茱莉演技不错，问题在于，她没有为戏剧献身的精神。”

神甫耸耸肩。

他们谈到罢工，谈论下一步罢工是否还会继续。

一群游客在剧院门前驻足。他们端详摆在门口小桌上的象棋。桌子底下塞着两把凳子。这副棋是奥东的，整个夏天他都把象棋放在那里，谁都可以上手玩一玩。

门旁，一块黄铜牌匾上写着：

疯狗剧院

奥东·施纳德

门上仅插着一个木栓。

这是演员入场的地方。

奥东把一只大手搭在神甫的肩膀上。

“待会儿见！”

他走进剧院。

门后走廊里没有一丝光亮。空气中弥漫着灰尘的气味，一些电线从天花板上拖拽下来。

奥东对走廊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。

走廊两侧分布着六间化妆室、剧场的后台以及帷幕。好多演出服搭在衣架上。剧场里共计十排座位，每排摆放十六把扶手椅，外加可折叠加座。座椅上包裹着红色割绒布料。剧场两侧各有一个古老的暖炉以及从前用来悬挂火把的皮质饰带。

杰夫正在舞台上叮叮咣咣地修理地板上露出来的破损板条。后台堆满了东西。自从技师罢工以来，舞台布景就被搞得一塌糊涂。

茱莉、达米安、夏特、格海阁在第一个化妆间里。亚恩在远处打电话。

空调温度已经调到最低，但感觉还是不够冷。如果把温度再调低些，

估计连它也要罢工了。温控器出了问题，但是剧院里没有人知道该怎样修理。

《红夜》的海报一张挨着一张贴满了走廊的白墙。

“今天晚上我们干什么？”茱莉见父亲从走廊经过，问道。

奥东走了回来。

“干什么？你怎么这样问？”

“大家应该同舟共济。”茱莉说。

他不能再让剧院大门继续关闭下去了。

“应该把走廊里的演出服挪走，否则一定会混乱不堪的。”

“即便挪走，也还是会乱糟糟的。”达米安说。

四目交汇。

达米安转过身去。

奥东点燃一支香烟。

“同舟共济并不等于不演出啊。”

对茱莉来说，罢工也是演出的一种方式。如果每个剧团都摆出路障，全城就会有六百多个路障。那样的话就会演变成一场露天演出，柏油马路便是舞台。

技师们来了，他们也加入讨论。

奥东确信继续罢工会对雇主协会有利，那是当权者精心策划的游戏。

“只有让剧团复工，大家才会听到我们的心声。”

奥东提高了嗓门，茱莉不敢再顶撞父亲。

“一小时后碰头，到时再做决定。”奥东说道。

做决定，就是投票。

他回到办公室，查看信件。一叠叠信件废纸般堆放在那里，他根本没有时间全都拆开一一阅读。

戏剧节期间，奥东把剧场租给了另外两家演出团体。原计划在午间

空档期上演《地狱》，下午三点上演萨博里耶剧团的滑稽剧。如今，这两个剧团都罢工了。以前签署的合同此刻已完全失去效力。

到处都塞得满满的，剧场周围，上上下下，隔壁房间里，十五年来的档案和旧道具把这里堆得水泄不通。

奥东致电卡尔莫剧院的波那德多经理。对方说从未见过自己生活的街区竟然如此安静。他的剧院还开着门，但是演出都取消了。剧院的舞台成了辩论赛场。黑橡树剧院也没有演出了。

奥东锲而不舍地打着电话。电话费几乎被打光。

他站起身。

拳击球在窗前晃动。当年买下这家剧院时，它就挂在那里。他用手轻抚光滑的球面，突然猛击过去。拳如雨下。拳球发出沉闷的声响。他毫无停手之意。

稍后，奥东给妹妹大欧迪乐打了一个电话。她就住在附近的浴场大街。奥东本打算跟妹妹一道吃午饭的。现在，他在电话里告诉欧迪乐，自己回不去了。

7

拉若嘉尔推开大门，合页嘎嘎作响。以前也是如此。铁门上的红色铁锈沾了拉若嘉尔一手。

她朝前走了几步，抬起头。往昔的味道，熟悉的气息。男孩子们的自行车，散落各处的球类。高大的金合欢树，阳光倾泻在树叶上，好一片流光碎影。

那边是垃圾箱。

大欧迪乐的百叶窗拉得严严实实。

她拾起一颗小石子，瞄准窗户，扔了过去。